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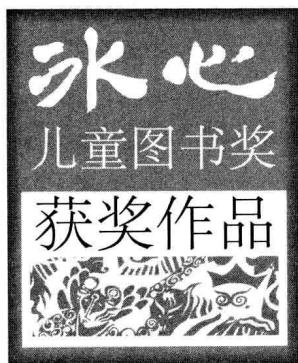


生活公交车

马新亭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

生活公交车

马新亭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活公交车 / 马新亭著. —北京：地震出版社，2013. 6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248-2

I. ①生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1655 号

地震版 XM3008

生活公交车

马新亭 著

责任编辑：赵月华

责任校对：孔景宽 凌 樓

出版发行：**地震出版社**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邮编：100081
发行部：68423031 68467993 传真：88421706
门市部：68467991 传真：68467991
总编室：68462709 68721982 传真：68455221
E-mail：seis@mailbox.rol.cn.net
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

经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：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（印）次：2013 年 6 月第一版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710 × 1000 1/16

字数：223 千字

印张：15

书号：ISBN 978-7-5028-4248-2/I (4936)

定价：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未来世界	(1)
谁能辅佐天子	(4)
知 己	(6)
生死抉择	(9)
罪恶的短信	(11)
国 界	(14)
凶 手	(16)
人类起源	(19)
男 人	(21)
人生之旅	(23)
爷爷的枪	(26)
一条棉被	(29)
母亲河	(32)
谁吃到了花生	(35)
失窃的尴尬	(38)
畸形人	(40)
蜘 蛛	(42)
大决战	(45)
脱口秀	(48)
怎么走	(51)
伴 君	(55)
寒心的拼搏	(57)

蟠桃宴	(60)
真 香	(63)
1985 年的军贴费	(65)
金项链	(67)
笑问客从何处来	(69)
乱 套	(72)
没有理由不快乐	(74)
物种宣言	(77)
令人发省的帖子	(80)
倒霉的位置	(83)
魔 术	(85)
致失败者的信	(88)
你是一条船	(92)
火 候	(94)
螳螂捕蝉	(97)
算 命	(99)
滋 味	(101)
“魔力”皮鞋	(103)
必修课	(105)
嘲 笑	(107)
窗 内	(109)
远 方	(112)
你为什么不抛弃我	(115)
村 殇	(118)
生死搏斗	(120)
决定命运的时刻	(122)
悲惨的故事	(125)
工 分	(127)

工 作	(130)
上帝与苍生	(132)
海之语	(135)
羨 慕	(137)
几代人	(139)
永远的军号	(142)
纸老虎	(145)
平凡的人家	(147)
产房里	(151)
沉重的思绪	(152)
前 途	(154)
老板的新衣	(156)
电脑时代	(158)
梦 语	(160)
意见箱	(162)
生命之谜	(163)
平凡与伟大	(165)
一个人的车站	(168)
我到哪里去	(170)
一群人	(173)
白蜡烛	(175)
奇妙的生活	(177)
外星人的世界末日	(180)
暗 算	(184)
最宝贵的财富	(186)
老人的儿女	(189)
外星人之谜	(192)
你会变成什么鬼	(195)

冰心

bing xin\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

一个游荡在地球上的幽灵	(199)
奇 迹	(202)
无门之城	(204)
生活公交车	(207)
天下父母	(209)
外星上的银行	(212)
外星上的存单	(216)
树上的鸟儿	(219)
寻 找	(221)
灵 魂	(223)
常回家看看	(226)
热爱生命	(228)

未来世界

谁也没想到，我姐居然嫁给了外星人。

自从姐与一个外星人私奔，她没有回来过，家里人也从来没有去看过她。家里好像压根就从来没有她这个人似的。

转眼十几年过去了，父母都离我而去，我越来越思念姐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经常望着天上姐居住的那颗遥远的星球发呆。我想姐此刻也一定很想家，也一定在吟读《静夜思》的时候偷偷流泪。在忍受了无数个没有亲情的日子后，我萌生去看看姐的念头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登上飞往绿星的飞船。

“姐——”当费尽周折找到姐的家时，正好看见姐弯着腰在院子里浇花。

姐转过身盯我一会儿，手里的浇花器猛地摔落在地上，她飞奔过来紧紧抓住我的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眼泪“吧嗒吧嗒”往下落。

“姐——”我泪眼涟涟地又叫一声。

姐说：“不是做梦吧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，我看你来了，姐。”

姐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快进屋，快进屋。”

我坐到舒适的沙发上，望着宽敞明亮的客厅，松了口气。姐忙着又是沏茶又是递烟又是拿水果。

我说：“姐，你就别忙活了，快坐坐吧。”

姐靠着我坐下，兴奋得像个孩子。

我说：“姐，你还是那么年轻，看来这里的水土就是好，你这些年来还好吧？”

姐说：“好，好。”

我又问：“孩子们都好吧？”

姐说：“好，我叫进来你看看。”

我说：“行。”

姐叫道：“花花——”

话音刚落，跑进来一条摇头摆尾的哈巴狗。姐说：“叫舅舅。”哈巴狗冲我“汪汪”两声。我感到很别扭，心想，姐怎么能让一条狗叫我舅舅呢？还没容我多想，姐又叫道：“飞飞——”不一会儿，飞进来一只头红尾绿的大鸟。姐说：“叫舅舅。”大鸟冲我“啾啾”两声。我感到很不自在，心想，姐怎么让只鸟叫我舅舅呢？还没等我转过神来，姐叫道：“海海——”不一会儿，一条活蹦乱跳的鱼翻着跟头跳进来，冲我“啵啵”两声，让我感到很好笑。姐又喊：“然然——”不一会儿，飞进一只小蜜蜂。姐说：“叫舅舅。”蜜蜂在我的头顶盘旋，冲我“嗡嗡”叫着。我连忙躲开。这时姐又叫道：“地地——”不一会儿，一条两米长碗口粗的蛇无声无息地游移过来。姐说：“叫舅舅。”蛇吐着长长的信子，冲我“咝咝”两声。“姐，我怕、我害怕！”我吓得缩成一团，脚都不敢落地。

姐说：“没事，别害怕。都出去吧。”动物们很听话地离开了。

我惊魂未定地说：“姐，这里到底是你的家，还是动物园？”

姐说：“当然是我的家。鸟来自天空，鱼来自大海，蛇来自雨林，狗来自荒野，蜜蜂来自花丛……我们是幸福的一家，我们都能和谐相处。”

我感到很不可思议，说：“与动物和谐共处？”

姐说：“在这个世界，任何动物都是平等的。它们与我们一样，都是自然界中的生灵。人类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由和平等，却无视动物们的生存权利和空间。只有当人类和动物能够和谐相处的时候，人与人、人与动

物、人与自然才能够和谐相处，才能真正地融入大自然。人类的文明进程史就是追求平等、自由和尊重。人类最初是人人平等的，后来分为高低贵贱，但随后社会越文明人人就越平等。当人与人实现真正的平等后，就是要达到与动物的平等，只有与相互依存的动物平等了，人才不至于灭绝！我想绿星的今天，就是地球的明天，你说是吗？”

谁能辅佐天子

管相国再次从昏迷中醒来，见齐桓公正守在自己的病榻前，挣扎着欲起身。

齐桓公急忙双手按住，老泪纵横地说：“寡人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众望所归，成其霸主，还不多亏管相国的辅佐。我真担心你离开我啊。”

管相国呻吟几声说：“我也舍不得离开主公啊，可是上天非要叫我去，我又奈何呢？”

齐桓公擦擦泪水说：“如果相国真要弃寡人而去，拜谁为相合适呢？”

管仲咳嗽着说：“主公想拜谁为相呢？”

齐桓公说：“德高望重的鲍叔牙是最合适的人选。”

管仲说：“鲍叔牙心底无私，严以律己，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确实令人钦佩，但不适合当相国。”

齐桓公颇感惊讶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管仲说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一个过于以身作则的人，要求别人也会是一尘不染完美无缺，别人一旦有所闪失，就会耿耿于怀小题大做，不能容忍，不肯宽恕。可是谁敢保证自己天长日久不犯错误呢？可是干事越多的人往往错误越多。这样谁还愿意为国多干事呢？谁还愿意为民多干事呢？人人都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，这对一个国家来说很不利啊。”

齐桓公又问：“周朋可以吗？”

管仲沉默半晌说：“周朋八面玲珑，无所不会，无所不能，人人都说好，也颇受主公的宠爱，但不可为相。”

齐桓公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管仲说：“周朋能说会道，世故圆滑，才获得里里外外的好评，才博得上上下下的信任。但这种人没有原则性，凡事都当和事佬老好人，不愿得罪人，惯用的伎俩是欺骗；遇到困难和麻烦推诿扯皮踢皮球，不愿承担一点责任，也不干正儿八经的实事。”

齐桓公再问：“易牙为了让寡人尝尽人间百味，不惜杀掉唯一的儿子烹饪给寡人吃，爱寡人胜过爱子，总可以为相吧？”

管仲说：“天下最深的感情莫过于父子情，易牙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疼，他还疼谁呢？即使疼也是具有功利性，同时可见他是多么自私，多么无情，多么残忍，怎么可以为相？”

齐桓公还问：“竖貂为服伺寡人自施宫刑，重寡人胜过重自身，总可以为相吧？”

管仲说：“人最爱惜的莫过于自己的身体，为服侍主公，把自己的身体弄残，是不是有点灭绝人性呢？”

齐桓公继续说：“开方为我几十年不回家探母，敬寡人胜过敬母，也不能为相吗？”

管仲说：“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，最终对谁都不会忠心耿耿。”

说到这里，管仲有点上气不接下气，轻轻闭上眼睛。

齐桓公有点迫不及待地追问：“到底谁可为相呢？”

管仲没有回答。

齐桓公焦急地等待着，管仲却再也没醒过来。

知 己

韩信心中有数，论自己的雄才伟略，谁重用自己谁得天下。可自己现在毕竟是一个无名之辈，谁会轻易拜自己为帅呢？韩信更愿意投奔项羽，因为他从心眼里看不起刘邦，一个卖狗肉的，能有多大出息，再说口碑也不好。

韩信来到项羽的兵营。项羽的兵士挡着不让他进，问他有什么事。韩信说来辅佐项羽夺取天下。兵士跑进去禀报，项羽说放他进来。韩信一进门，项羽便皱起眉头，心说一个其貌不扬的人，还口出狂言，肯定是个疯子。项羽又问几句话，叫韩信回答，项羽很不满意。说先让韩信当一般兵士，将来立下战功再重用。韩信说要么当大将军，要么他走人。项羽笑笑说那请便吧。韩信扭头便走。

再没有可去之处，韩信闷闷不乐地又来到刘邦的兵营。刘邦见到韩信，只看一眼，便低着头问韩信几个问题，韩信一一回答，刘邦心不在焉，旁边的萧何倒是越听眼睛瞪得越大。还没等韩信说完，刘邦便不耐烦地打断韩信的话说，我这里不乏治国安邦之才，你去另投明主吧。

韩信从刘邦那里出来，已是日暮西山。韩信也沮丧到极点，自己满腹经纶，却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怎能不叫人黯然神伤！夜幕降临，韩信感到特别寂寞，特别孤独，不知走向何方。

突然，身后有人喊道：“高人慢走。”韩信回头，借月光望去，原来是

箫何。“快跟我回去。我已力荐高人为大将军。”箫何气喘吁吁地说。韩信喜出望外，“扑通”一声给箫何跪下说：“你真是我的知己啊。”

韩信果然不负众望，自从韩信领兵，刘邦节节胜利，项羽节节败退。

这日，刘邦收到韩信的一封信，打开一看，原来韩信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。

刘邦大怒，刚要发作，一旁的箫何在底下踢踢刘邦的脚说：“封就封个真齐王，还封个什么假齐王。韩大将军为平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，应该！”

打发韩信的信使走后，刘邦不悦地说：“自古天下只有一个大王，你怎么能封韩信为真齐王呢？”

箫何哈哈大笑说：“韩信现在可是手握重兵，他想反谁反谁，想当啥当啥。是为这件事逼他谋反好呢？还是顺水推舟先稳住他好呢？”

这日，韩信正在宫中读兵书，侍者进来禀报说，一个人要进来给大王相面。韩信一听，差点笑了，心说就算寻开心解闷吧，便说：“噢，让他进来。”

那人进来后，韩信凭感觉知道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说：“那你就给我看看！”那人也不吭声，围着韩信转两圈说：“恕我直言，从齐王反面看，有帝王之相，从齐王正面看，有杀身之祸。”

韩信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说：“蒯彻。”

蒯彻又说：“你手握重兵，现在反的话，天下归韩，不反的话，天下归刘，以后你将株连三族。”

韩信怒吼一声：“先押下去！”

夜里，韩信辗转难眠，蒯彻的话正说到韩信的心事上。他何曾不知道只要谋反就能称王，现在项羽已不足挂齿，刘邦也拿自己没办法……可是真反的话，那天下又要大乱，民不聊生，家破人亡，血流成河，生灵涂炭；再说刘邦也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啊，自己怎么能恩将仇报呢？可是不反的话，自己凶多吉少。刘邦的恐惧，文武百官的嫉妒，小人的栽赃陷害……一连几日，韩信愁眉苦脸，辗转难眠，举棋不定。

多年以来，韩信已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当遇到大事难事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就去征求箫何的意见。也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箫何为他出谋划策，他才得以化险为夷，逢凶化吉。

一天晚上，在夜色的掩护下，韩信来到箫何的府上，把自己的心事向自己的知己和盘托出。

箫何听完，沉思良久，最后吐出一个字：“反！”

翌日，刘邦在后宫设宴与箫何饮酒作乐。酒酣耳热之际，刘邦问道：“韩信怎么办？”

箫何诘问：“大王的意思呢？”

刘邦说：“削职为民吧！”

箫何笑笑说：“不如斩草除根。”

刘邦沉思半晌说：“我于心不忍啊。”

箫何哈哈大笑：“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。韩信早就有谋反之心，昨晚上还到我府上策反过我。”

“啪——”刘邦厚实的巴掌狠狠地拍在坚硬的酒桌上，酒杯被震得东倒西歪，刘邦恶狠狠地吐出一个字：“杀！”

生死抉择

齐景公正在书房里手持《诗经》，摇头晃脑读《关雎》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……”

晏婴一挑门帘进来，说：“臣拜见主公。”

齐景公合上书说：“相国平身，坐、坐。”

落座后，齐景公笑眯眯地问：“在齐国哪个女人最丑？”晏婴答：“臣之妻。”齐景公不禁一笑，又问：“哪个女子最美？”晏婴答：“主公的公主。”齐景公哈哈笑一阵说：“看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，你知道今日为何宣你来吗？”晏婴摇摇头说：“臣不知。”齐景公点点头说：“朕欲将爱女嫁于相国为妻，你意如何？”

晏婴惊得一阵头晕目眩，好半天才缓过神来说：“这、这、这……”

齐景公看看晏婴说：“难道朕的爱女配不上你？”

晏婴急忙说：“不是、不是，公主豆蔻年华，聪明伶俐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下嫁老朽只怕误了公主的青春。”

齐景公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寡人不嫌相国老，哪个敢嫌？相国不必多虑，你再看看文武百官哪个不是妻妾成群？难道唯有你没有爱美之心吗？”

晏婴说：“恐怕公主不高兴吧？”

齐景公说：“爱女早已对相国仰慕很久，只盼早日与相国共牢合卺。”

晏婴说：“臣与老妻几十年举案齐眉，相濡以沫，情深意长，还望主

公开恩，收回成命。”

岂料，齐景公勃然大怒：“你好不识抬举，寡人将爱女赐你，正是念你对寡人忠心耿耿，为齐国立下汗马功劳，你不但不谢主龙恩，还敢拒婚不成？”

晏婴说：“别的事臣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，唯有这件事实难从命，还望主公念臣若干年来鞍前马后，没有功劳有苦劳，没有苦劳有疲劳，网开一面，成全我老夫老妻白头偕老。”

齐景公拍案而起说：“你知道有多少达官贵人向我爱女求婚吗？你知道有多少皇子皇孙爱慕她吗？我都没应允，可你……我真不明白你那个又老又丑的夫人有什么念头。”

晏婴说：“容老臣慢慢道来，妻年轻时在当地是最美的女子，我当时是最无能最丑陋的男子，向我妻求爱的人很多，可妻却冲破种种阻挠和干涉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我。妻当时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，是将来不要因为她年老丑陋，遗弃她！臣当时答应海枯石烂地老天荒不变心，臣怎么可以违背当初的诺言背叛妻呢？”

齐景公不依不饶地威胁说：“难道你的诺言比我的圣旨还重要？你知道抗旨不遵要治何罪吗？”

晏婴说：“臣知道，死罪。”

齐景公说：“那好，你选择吧，是选择抗旨不遵以死罪论处呢，还是放弃你的诺言娶公主为妻？”

晏婴低下头沉思，在决定生死的时刻，空气仿佛都停止流动。

突然，晏婴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说：“臣宁可死，也不违背诺言。”

不料，齐景公上前双手搀扶起晏婴说：“爱卿请起，爱卿请起，你连这么丑陋的妻子都不愿背叛，怎么会背叛我呢？看来关于你谋反的传闻，都不过是栽赃陷害罢了。”

这回轮到晏婴罩上了一脑袋雾水。